



潘秀玉

50.9.30生

台灣省南投縣人

靜宜女子大學畢業

■現職／

公

土地麗歌輕吟哦

散文組第二名 潘秀玉

四個天燈

由於工作的因緣，我來到這一個認識不多的小城，參加這一場盛會之後的宴席。

座中多是當地文教人士，席間的杯盞交錯、所談所議，也泰半相關於藝術或者人文，耳聞眼見他們在地方文化上的投注，讓我覺得，藉這工作機緣而得以結識，縱是遠道而來卻也此行不虛。

突然，他們談起了天燈。

對我而言，天燈，是我極少聽聞的名詞，從字面上去理解，那應是屬於節慶熱鬧裏一場天幕上的華麗，有著地方性的草根色彩，甚或帶一點神話的寓意，但無論如何想像，我至今尚未曾親睹賞看。

據說，那是用熱氣吹脹起來的燈盞，施放到天空上，向老天爺傳達土地子民的祈願或心意。

據說，前此不久的那一天夜裏，人們從這塊土地上昇起了數百個天燈，悠然飄移，壯觀美麗。

據說，其中四個最大的天燈，分別從漢家人、客家人、泰雅族、平埔族的代表人手中，同時升起，象徵百餘年來，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四個種族，他們祈祝和平的共同心願。

我想像當時四盞天燈在四個掌間驛然一放，翩跹昇揚的景象，秋末夜空爽朗明淨，黑緞般的天幕是最好的視景，四個龐大的燈盞，執在四個溫溫的掌中，熱氣滋滋響動，心意溶溶交流，不同的種族血脈，共同的土地相親，那已然隱沒於歷史中的歲月傷痛，或者是爭逐，或者是流徙，或者是嫌隙，或者是卑屈，至今都湮遠消褪。前塵往事無需重提，今日只是鄭重向天地表意，向歷史立下願心，曾經強勢的，要更加謙虛，曾經卑弱的，被牽握起來平坐平起，山河大地上，血緣交融，綿綿傳襲。於是那執燈的手，在剎時一放裏，悔歎昇上去了，寬宥昇上去了，包容昇上去了，親睦昇上去了……

天空中頹然寫滿了鏗鏘作響的詩句。

一行一行，都是地上人們的心音。

我整個驚動起來，浸潤於這塊土地脈息裏的子民。他們敦睦的儀式，竟是這般靈動美麗，他們不要那種端坐堂奧的繁文縟節，寧願來到空曠的郊野，腳沾泥土，用素淨的紙糊起圓滿的燈，包容著一團騰騰的暖潮。一股虔敬的祈祝，從手心到天心，款款飄移，深深表意，彷彿是用燈作筆，在天地間寫起輝煌詩句。乾坤朗朗，月白風清，筆觸這樣溫柔，這樣深情。

四個天燈聯袂昇起，在這一個爽淨的秋日夜空中，交映著彼此的光芒。那同樣鍾愛這片土地的心，敞亮亮燃出一腔溫暖胸懷，在昇起的一刻裏，坦裡相見了，肝膽相照了，英雄知遇，高高地證之於山川大地。

據說，有人一直追逐天燈飄移的方向，緊緊跟隨它的影迹。

它將飄入哪一方天隅？

曾經屬於天空的，彷彿總會墜入銀河，作永恆的星。尤其是這樣亮煌煌流傳自地上、自人間的史詩章句，更有了化身天星的前因，永遠燦亮不熄，定定鑲在天際，誓證所有美麗的心情。

追逐的人沒有說出追逐的結語。

我相信，天燈終究是成了星。

重返舊時路

我回到遠離已久的故居鄉里，伴同朋友要去尋一處喚為「阿里駛」的舊地。

我詢問過媽媽關於這地方，「就在老家往上走一點」的模糊指引，仍使我們四面八方不知該如何取擇方向，我們向路側一位老婆婆探問：「阿婆，請問阿里駛要往哪邊走？」在自己的家鄉問路，我感到異常心虛，老人家停下腳步，臉容是一種美麗與善良化約到歲月皺紋裏的慈藹祥和，她望望朋友，又望望我，微微驚訝的眼神透露著疑惑：「阿里駛？」

彷彿是一個古舊的名詞從記憶中喚回，但一個湮遠的世代，如何會在這外來不識路的年輕人口中提到、問起？「是的，阿里駛」我們再一次申明，她揚起手指：「往前走，路底那一帶就是了」。我們道謝後前行，來到叉路口，隱約的印象立刻讓我感覺應往左側拐進，這路我少時經常走過，但從不曾去問起它的名，今日回返，卻是以這般翻尋舊風情的心懷重新登臨。我們再次問路：「阿伯公，請問阿里駛在哪裏？」磚砌圍牆前的老人家頓了一下，眼神在我們兩人臉上來回巡索，我立刻讀到他眸中相同於剛剛那位老婆婆那種微微的驚訝，他溫溫的笑開來：「沒囉，現在沒有阿里駛囉，都改為鐵山社區了」聲調滄桑中有一股歷經逃變後的安和，「那怎麼走？在哪裏？」我們又問，「就是這裏，這裏就是阿里駛！」溫溫的笑意在他臉上似乎又更深了一層，我暗暗揣測他心裏一定這樣想：「你們這兩個從哪裏來的少年孩子，真不知道人事推移、滄桑變化，現在什麼世代了，還在問起阿里駛！」

是的，阿里駛，地方誌上的古名，我童年時光裏隱約的所在，它從我的模糊印象中跳進書裏史裏，如今又從文字上飛入我重新認識中，那是「平埔族」這古遠族群的舊居。

朋友的家鄉也有一處阿里駛，書上記載那裏的阿里駛便是從這裏翻山越嶺、迢遙流徙過去的。朋友從他極遠的家鄉來，在我離居已久的家鄉裏，尋到了匯入歷史洪流裏的根源，我瞬時感動起來，江山迢隔，原來是可以這樣千里一線，土地相親、因緣遇合，原來是在古早古早的年代就已經濫觴發源。

我再一次想起數日前在朋友的鄉里，我們約同去看縣立文化中心正舉辦的噶瑪蘭文化特展（噶瑪蘭人是平埔族的一支，分佈在臺灣東北部），一進展場，龐大的長型布旗在樓層間高高地披掛下來，一句一句坦蕩寫著「大聲說出我是噶瑪蘭人」，我立時感動了，胸中一股熱熱的暖潮一直泛昇到臉頰、眼眶，一個在百餘年前因為漢家族、高山族而四處流徙的族群，今日以這樣的儀式，受邀回到這塊土地上。我尤其感動於這展佈在睽睽衆目前的一句「大聲說出我是噶瑪蘭人」，是漢家人為他們寫出來、掛出來、呼喊出來的，這樣一個舊時的強勢種族對弱勢種族的還以尊嚴、伸手一握，是多麼可貴的人間相親睦。

我自小生長在山村鄉野，黝黑皮膚、深邃大眼，經常會讓初識的人好奇我是不是原住民同胞，尤其小朋友間直言不諱的措詞，更令我羞赧不已。這樣的卑微心情，使我的幼稚歲月，常常不願抬眼正視面前的人，因為我害怕也許又有人要根據我的膚色、我的眼睛，指證出我是他們認知的原住民族，然後嬉笑我。雖然這樣的心境在成長中逐漸消褪，但仍有一個隱隱的心結暗暗的存在，直到認識這位朋友，才從他的種族理念中，尋回不再避諱的坦蕩自尊，知道每一種種族、每一個生命，都沒有尊卑分別，都可以頂天立地。因此當我聽說，那噶瑪蘭老酋長在漢人為其舉辦活動的現場上，兩度當眾屈膝下跪，我的感動立刻濡濕雙眼，曾經卑屈的生命，曾經受抑的心靈，有朝一日能夠讓一個溫溫的手掌，牽握到平起平坐的尊嚴上來，從此抬頭挺胸、坦蕩生活，那種感激心肺，彷彿也只有這樣一個堂堂男子的千金一跪，才足以向四方表心，向天地重重敬謝。

大地母親

我經常在住所附近遇到那位老婆婆，腰背微弓、衣衫單薄，推一輛裝載破爛什物的作廢嬰兒車，在路邊尋尋覓覓、撿撿拾拾，孤清一人慢慢走著長長的夜街。

這樣一個瘦削老弱的身影，她的背後是負荷著如何的生活境遇、怎樣的滄涼身世，我是無由得知的了，但我每一次看到她屈身於熙來攘往的街道，背襯在輝煌燈火之下，便感覺她猶如這華麗流動世界的化外之民，正拾荒著物質社會隨手丟棄的剩餘價值，一點一滴來鋪填她的生活、她的日常。尤其在冷天的風中，我常常不禁心中暗問，這一日裏，她可曾溫飽了？

然而看著她仔細的撿拾、一堆一疊整理細束，神情那樣從容、那樣專注，我又依稀看到是一個大地的母親、一群恣意孩童的老媽媽，任勞任怨跟在揮霍的手勢後面，默默收拾起那些尚可珍惜的各色雜什，統整起來，交給一條寶愛物資的天理。她拿它當份內職守，無涉尊卑、理直氣壯地職掌著，卑微裏於是有了高貴的寓意。

這樣的身姿，常讓我油然而生一股疼痛的觸動，她那堅毅無畏的神色、佝僂單薄的形影、多麼像我已逝的祖母！

我童年的寒暑假，通常回到鄉間渡過，依稀記得那是小學二年級，暑假我依例回鄉與祖父母同住。仲夏時節，茭白筍正當盛產，外來的商販在農家大埕上設下收購場，四面八方的茭白筍便在這裏攏起一座一座的碧綠小山，孩子們於是有了打零工的機會。工作其實很簡單，主要是將筍殼剝除，方便承商們分級包裝，工資則論重計酬。這椿在工作中帶有遊戲意味的新鮮活動，當然吸引了躍躍欲試的我，於是我也提著籃筐、帶把小刀，參與了這場大埕盛會。每當進來一袋筍子，才往場上嘩啦啦一傾，孩子們便蜂擁而上，使盡全力裝滿自己的籃筐，然後再一一剝殼。當時那個不太懂得與人爭利又太懂得心軟同情的我，籃裏的筍子本就不多，卻還要分給堂哥堂姊幾根、送乾弟乾妹一把，於是一場奮戰下來，我的收穫就可以想像。

通知領錢那天，我完全沒有絲毫喜悅，要去面對那十分可憐的微薄代價，我寧願不要。祖母見我半天沒有動靜，奇怪我為什麼不去，我說：「很少的，我不要領了」，祖母當時默然不語，直到夕陽西落、晚飯備妥，祖母拉起我的手：「走，我帶妳去！」

那條通往收購場的小路，好遠好遠才亮著一盞微弱的路燈，黯淡的光色一路黯淡著我的心情，那彷彿是要去面對一場全班高分、獨我不及格的慘重難堪，但祖母不給我退避的機會，我們終於來到燈火通明的收購場。清賬領錢的小孩們黑鴉鴉排成一長列，祖母加重了手勁的掌心，默默牽動我遲疑不前的脚步。來到會計面前，俐落的珠算聲響很快把我的工資清算出來，二塊五毛錢，我低垂著臉，完全不敢張望四周的眼神。祖母看著我伸手去拿起屬於我的工錢，一邊寒噤

著與身旁的人閒說家常，然後帶我走到小店，用那二塊五毛錢，剛剛好買給我一枝麥芽糖，然後仍是牽著我，在淡淡路燈的映照下，一路靜靜的走回家。

要過了許多年之後，我才逐漸懂得祖母的心情。從土地中討生活的人，永遠寶惜老天爺的給予，一滴血汗落進地裏，一粒穀米便要珍重拾起，揮霍了該當收取的擁有，便是揮霍了老天爺的心意，如何向天向地交待得過去！？祖母當然不肯我對該領的錢退避不理，縱使那工資領來，不過是一枝麥芽糖在口齒間幾分鐘的甜意，她都要我真真實實地嚐受。生活原不過如此，耕耘收穫，理所當然，一切沒有貪求，也沒有辜負，只要腳踏實地，面對自己的收成，人群之前抬頭挺胸，沒有卑微。

但當時小小的、稚弱的我的心靈，又哪裏得悟祖母這樣無言的用心，我只記得那堅定前行的步伐，和緊握著我立於人群之中溫溫的掌心。